

# 鄭板橋及其詩風的探討

黃尚信

## 一、前言

清初詩人，在形式風格上受唐、宋影響而無特色，詩作內容大抵限於書懷寫景，抒發一人之胸臆耳。獨鄭板橋始為曠達之真儒者，真情至性，有杜工部之沈雄，陸放翁之豪宕，白樂天之明白易解，而成自己的風格，正所謂「自裁本色深留分。」不襲一家一派，不事陳語濫調，不摹擬古人，不避俚語俗字，所以自然圓融。

板橋的詩，以經世教化，反映社會為旨；以抒發性靈，率真自然為意。詩多言民生疾苦，以諷喻世情，期達「字養生民」的目標，作品中充滿人道主義的色彩，可說是寫實文學的一代宗師，而率真純樸，親切感人，正是板橋詩的特色及價值，也是我們立意探討的原因。

## 二、生平

鄭板橋名燮，字克柔，板橋是其號，江蘇興化人，為世家子弟。曾祖名新萬，字長卿，為邑庠生。祖父名湜，字清之，曾任儒官。父之本，字立庵，號夢陽，廩生，品學兼優，家居授徒，先後數百人。母汪夫人，端嚴聰慧，早歿（註一）；由繼母郝夫人和乳母費氏撫養長大。叔之標，字省庵，生子墨，小板橋二十四歲，字五橋，庠生。而板橋為獨生子，因此幼時頗受家人寵愛。

板橋雖是生在清初盛世，當時經濟穩定，民間富力有餘，可是由於家道中落，生活十分貧困。然而窮苦的環境，並沒有使板橋感到自卑或避忌，反而一再攀族，說自己是鄭元和的後代，不避乞丐之譏更顯示了他率真可愛的個性。據道情楔子裏所載：「我先世元和公公，流落人間，教歌度曲。」及沁園春恨自述：「滎陽鄭，有蒸歌家世，乞食風情。」按這「元和公公」，原是唐代的一個典故，出自白行簡的李娃傳。元人石君寶改編其事為曲江池雜劇，明人鄭若庸又改寫為繡襦記，還有個名字叫李亞仙傳奇。

據李娃傳：李娃，唐名妓，天寶中，常州刺史鄭某子，入京應試，與娃情好甚篤；久之金盡，流為「凶肆」歌者，其父入京，道見子，怒其玷辱，乃在曲江杏園之東，痛苔而棄之，自此流為丐。後復遇娃，娃情激義動，以繡襦擁之歸；即自贖身於假母，而留生。衣之食之，勸令仍事舉業；數年，上登科甲，又應直言極諫科，名第一，授成都參軍。會其父亦拜成都尹，既相會驚喜，復為父子。父奇娃之為人，即命子備大禮迎娶為妻。

這故事大略是這樣的。曲江池雜劇，稱他為鄭元和，他的刺史父親為鄭公弼。在楔子裏，鄭公弼打發他兒子去應試，臨行要他做一首詩，元和隨口吟道：

萬丈龍門則一跳，  
青霄有路終須到。  
去時荷葉小如錢，  
回來必定蓮花落

凡是到過北方的人都知道：蓮花落是丐者打竹板討飯所唱的一種歌曲，而鄭元和後來考中直隸科第一，便是狀元了，因此後人都稱之為鄭狀元。所以板橋道情跋尾說：「風流家世元和老，舊曲翻新調。扯碎狀元袍，脫却烏紗帽，俺唱這道情兒歸山去了。」板橋所寫的「道情」十首，正深合我國北方的乞丐們打竹板討飯時所唱的韻調。

以上所述可能是板橋一時的戲墨，因為李娃傳中所說的主角風流浪蕩，生活貧困，跟自己早年的環境很類似，他遂目為先世。

不論這個典故的真實性如何，是否與板橋的先世有關，已無從查證，不過以板橋家境的貧困情形來看，着實可稱為「慕歌家世」的。

由於家境貧困，使得天賦聰穎，且富藝術天才的鄭板橋，很早就為生計奔勞，康熙五十年，板橋十九歲，到揚州去賣畫維生，起先是住在廟裏，後經戚友介紹，賃居在賣花翁汪覺所築的「李氏小園」，成為「揚州浪子」，然而板橋在這個時期的創作很多。

直到雍正十三年秋天，板橋得友人程子駿（註二）的資助，才得以赴燕京參加殿試會考。次年秋，「殿試」二甲及第，賜進士出身，這時板橋已是四十四歲的中年人了。

板橋抵燕京參加殿試的這段期間，是住在甕山的古寺裏，而在這時期板橋結識了很多方外之士，他的詩集裏有「甕山示無方上人」、「訪青崖和尚」、「法海寺訪仁公」、「山中夜坐再陪起上人作」等篇。這幾首詩都是真性情之作，不類普通應酬詩，而這些方外之士，不但和朝中大臣、王公貴戚有交情，有的甚且得過帝賜的紫衣和御墨。試舉「寄青崖和上」為例：

山中臥佛何時起？寺裏櫻桃此日紅。

驟雨忽添崖下水，泉聲都作晚來風。

紫衣鄭重君思在，御墨淋漓象教崇。

透脫儒書千萬軸，遂令禪事得真空。

可能由於這些方外之士的引介，板橋受知於慎郡王允禧（號紫瓊道人，康熙帝子），慎郡王對於詩書畫的涵養很深，他的詩情境清遠，英偉處似杜牧之，澹泊處似韋蘇州，清遠處似王摩詰。板橋與其詩文論交，幾至不拘形迹的程度。據板橋集補遺載：「紫瓊崖主人極愛惜板橋，嘗折簡相召……至則袒而割肉以相奉，且曰：『昔太白御手調羹，今板橋親王割肉，後先之際，何多讓焉！』」這種生活，正合板橋的疏放性格，由此可見兩人的交情甚篤。

就由於慎郡王這層關係，板橋中第後，並未在京候缺太久，即於乾隆二年春，奉派山東范縣的知縣。慎郡王有「送板橋為范縣令」七律一首：

萬丈才華繡不如，銅章新拜五雲書。

朝廷今得鳴琴牧，江漢應閒問字居。

四廓桃花春雨後，一缸竹葉夜涼初。

屋梁落月吟瓊樹，驛遞詩筒莫遺疎。

詩中「萬丈才華」、「鳴琴牧」等句，都是推重板橋之語，並且叮囑其「驛遞詩筒莫遺疎」

，由見對其關愛之深。板橋也有「將之范縣拜辭紫瓊崖主人」詩一首：

紅杏花開應教頻，東風吹動馬頭塵。

關干苜蓿嘗來少，琬琰詩篇捧去新。

莫以梁園留賦客，須教七月課幽民。

我朝開國于今烈，文武成康四聖人。

類此應酬詩，若非相交甚篤，情動于中有感而發，否則必流入空泛，不過，這兩首唱和之詩

，均能不落俗套。

范縣屬山東曹州府，在黃河北岸，是一荒僻小縣，邑民生活頗為窮苦，板橋到任後，積極從事，一面採取無為而治，藉免擾民；一面留意勸除民隱，親自下鄉，所謂「芒鞋問俗入林深」，（註三）正是板橋深入民間，採風問俗的寫照。由於板橋關心民情，革新吏治，加上天公作美，連年豐收，使得范縣人民家家安樂，豐衣足食的。直到後來遷調濰縣止，前後將近十年，板橋可說是做到了「政清刑簡」。

濰縣屬山東萊州府，板橋到任不久，就碰上年歲荒旱，於是進行請賑救災的工作，舉辦平糶救濟災民，活人甚衆，民稱父母，可是因請賑濟事，得罪富買縣紳，且忤上官意，被上司摺奏京師，告了一狀，算是一次很重的打擊。其實板橋早就有倦歸之意，觀其青玉案詞可知：

十年蓋破黃紬被，儘歷遍，官滋味。

雨過槐廳天似水，正宜潑茗，正宜開釀，又是文書累...

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粧碗壘。

東吏平情然也未？酒闌燭跋，漏寒風起，多少雄心退。

從詞中可看出板橋已深感作官無味，他覺得戴上紗帽，就像裝「傀儡」一樣，聽人擺佈，便不能自由自在飲酒賦詩了。因此經這次打擊後，他更心灰意冷，便稱病乞休，罷官而去，歸隱揚州，賣書畫度日，這時大約是五十八歲左右。

板橋的晚年，一直是在揚州渡過的，其時他的聲名已非昔日可比，因此爭索字畫者，可說是「戶外履常滿」，但他却有怪癖，興至纔畫，不高興時，千金不易，他在題畫裏曾說：

「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便要罵人；三日不動筆，又想一幅紙來以舒其沈悶之氣，此亦吾曹之賤相也..... 索我畫偏不畫，不索我畫偏要畫，極其不可解處，然解人於此但笑而聽之。」

由此可見，此老僻性之怪，後世將其列為「揚州八怪」之一，除其字畫之風格特異而外，多少與其怪僻不無關係吧！

終其一生，歷經三朝，生於聖祖康熙三十二年（西元一六九三年），卒於高宗乾隆三十年（西元一七六五），享年七十有三。有趣的是，他是康熙朝的秀才，雍正朝的舉人，乾隆朝的進士，能說這不是巧合嗎？

### 三、詩風

詩是詩人生活的反應，也是性靈的寄託。板橋的詩作，由於環境際遇的影響和性情功力的漸進，大略可分為早年之具體沈實，中年之沈鬱厚重，及晚年之清澹澄圓。然不論少年多情或老年悠淡，其風格不外一「真」字，情真、意真、景真、語真。是真性情、真品格、真環境，故其詩率真自然，無意於詩而有詩境。錢牧齋所謂：「有真好色，有真怨誹，而天下始有真詩。」袁子才所謂：「詩難其真也，有性情而後真。」板橋詩所以能表現得那麼「真」，正是脫胎於他的「真」性情。

(一) 早年灑脫不拘，豪放熱情。

1. 乞食山僧廟，縫衣歌妓家。年年江上客，只是為看花。『這首板橋自題「落拓」的詩，可作他青年時代的寫照。

板橋的家境不佳，使得年青時的幾次戀愛都沒有成功，而留下不少的「詩文情慄」。如浣溪沙云：1. 硯上花枝折得香，枕邊蝴蝶引來狂，打人紅豆好收藏。數鳥聲時癡卦算，借書攤處暗

思量，隔牆聽喚小珠娘。『「小珠娘」是板橋的家鄉興化的鄰居，是活潑的小女孩，她對風度翩翩的秀才，不免產生傾慕之情，而且又是「近水樓臺」的隔鄰，因此以「借書」為藉口，得以親近，偶而嬉戲時，她用表示「相思」的紅豆打板橋，他很珍惜地把紅豆收藏起來，好像在收藏兩人的情感。這首詩將情竇初開的少年情懷，寫得非常真切，另有長干女兒詩：

- 長干女兒年十四，春遊偶過南朝寺。  
鬢髮纖鬆拜佛遲，低頭墮下金釵翠。  
寺裏遊人最少年，閒行拾得翠花鈿。  
送還不識誰家物，幾嗅香風立悵然。『

這首詩描述有一次春遊，到了南朝寺，不意中看到一個女孩拜佛時，頭上的金釵「墮」下來，女孩去後，板橋拾得這支「翠花鈿」，有意無意間頻頻嗅着翠鈿的髮香，還為這陌生的女孩悵立良久，可見他真是個多情種子，也顯露了少年的痴狂。

板橋作客揚州十年，本想在人文萃集之地，踏出一條路來，然而初出茅廬，名不見經傳的畫家，怎會被人注意，他當時的際遇，如他詩中所說：「日賣百錢，以代耕稼。實救困貧，託名風雅。免謁當途，乞求官舍，座有清風，門無車馬。」生活雖然窮困，然而板橋熱情不移，放言高論，臧否人物，無所忌諱。如偶然作，豪放慷慨淋漓：

- 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擲血性為文章。  
不仙不佛不賢聖，筆墨之外有主張。  
縱橫議論析時事，如醫療疾進藥方。  
名士之文深莽蒼，胸羅萬卷雜霸王。

清初文風以仿唐仿宋為宗，而板橋獨讓自主，不泥古，不同今；時人在清廷懷柔及高壓手段下。或玩世頹廢，或屈膝逢迎，板橋則推崇高亢捐介之士，甚且刻印自謂：「徐青藤門下走狗鄭變。」足見對明季豪俠徐文長崇仰之深，尤其對明代遺民的眷懷故國，忠義亘天。更是發幽闢微，如前種菜歌：

- 買田種菜作生涯，淚落春風迸野花。爛尋舊第烏衣巷，怕看鍾山日暮霞。荷鋤負擔為傭保，菜羹糲食隨荒草。時供麥飯孝陵前，一聲長哭松楸倒。……人心不死古今然，欲往金陵問菜田。招魂何處孤臣墓，萬里春風哭杜鵑。『

後種菜歌：

- 菜葉青，霜零零，菜葉落，桃李灼。別有寒暄只自知，骨頭不比松枝弱。鞭韃牽斷銀瓶綆，填睛胭脂亡國井。哇乾蟲蠹葉如紗，蠶入孝陵牆上粉。碎麟殘虎暮松聲，掃葉填沙隘道傾。年年寒食一盞飯，來享孤臣舊菜羹。『

種菜歌板橋自題為常延齡作，按常延齡為明初開國功臣常遇春的曾孫，有賢行。「崇禎十六年全楚淪陷，延齡請統京兵赴九江協守。又言常家沙，族丁數千皆其始祖遠裔，請鼓以忠義，練為親兵；帝嘉之，不果行。南都諸勳戚，多恣睢自肆，獨延齡以守職稱。國亡身自灌園，蕭然布衣終老。」（見明史常遇春傳）詩中明代遺民的忠義之情躍然紙上，板橋特為作詩予以表達，使其風義流傳於世，不然，有誰會知道一個灌園老叟的忠義亘天呢？

其他如滿江紅「金陵懷古」詞，弔史關部墓、金陵懷古十二首諸作，都帶着極濃厚的民族色彩的。由知早年的板橋客居揚州，雖然生活窘困，仍然不失文士的風流倜儻，熱情奔放；除此而外，以一個讀書人的立場，他也沒有忘却異族入主的悲痛，所以在當時屢興文字獄的環境下，他

還是將內心那股堅強的民族意識，流露在詩文中，這也是板橋率真個性的另一層表現。

不過，板橋在揚州十年，始終窮愁潦倒，他有一首七絕詩，敘述落拓揚州的情景：

十載揚州作畫師，長將赭墨代胭脂。

寫來竹柏無顏色，賣與東風不合時。

(二)中年收斂沈雄，寫實疏宕。

板橋飽經世忌，家計負擔沉重，在四十五歲任山東范縣知縣以前，可謂時時為窮所困。七歌有一首說他已窮到欲炊無薪，欲食無糧，天寒無絮的地步。「我生二女復一兒，寒無絮落饑無糜。啼號觸怒事鞭朴，心憐手軟反成悲。」兒女凍餓啼號，這是多麼悲涼的景象。接着他的兒子患病死了，他的哭悼兒詩有「天荒食粥竟為常，慚對吾兒淚數行」句，食粥而想起餓死的悼兒，悲痛可知。又有一首貧士詩，寫找朋友借錢，反遭人白眼，無奈只好典當妻子簪釵舊衣度日了。

窮困的生活，使他變得深沉，漸改過去年少時狂放的行為。他有自遣一詩，述己感懷：

嗇彼豐茲信不移，我於困頓已無辭。

東狂入世猶嫌放，學拙論文尚厭奇。

看月不妨人去盡，對花只恨酒來遲。

笑他縑素求書輩，又要先生爛醉時。

乾隆元年，進士及第後，奉派山東知縣，歷任范縣、濰縣，深人民間疾苦，詩風多寫實。如范縣詩十首，多寫鄉野桑麻，樸實雄渾，頗有古風。例如：

十畝種棗，五畝種梨。胡桃頰婆，沙果柿棹。春花淡寂，秋實離離。十月霜紅，勁果垂枝。爭榮謝拙，饁采于斯。消煩解渴，拯疾療飢。

黍稷翼翼，以蔥以鬱。黍稷栗栗，以實以積。九月霜花，僮彼還家。腰鎌背穀，脚露肩霞。遙指我屋，思見我婦。一縷晨烟，隔于深樹。牽衣獻果，幼兒識父。

前舉兩詩都是初任范縣知縣時，深入民間，訪求民隱，「芒鞋問俗入林深」後，有感而發，以疏宕寫實的筆調，描述山野清趣之作。而最重要的改變，是在他遷調濰縣時，適逢山東荒旱，據法坤宏書事云：「丙寅丁卯間（註四），歲連歉，人相食，斗粟價錢千百。」在這時期，他除了「請賑濟災」外，也將當時的民生疾苦，作了不少描述，如逃荒行、還家行、撫孤行、前後孤兒行、思歸行及和高相公（賦）給賑山東道中喜雨並五日自壽之作等諸篇，都是寫實的佳構。

如逃荒行五首之二

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贖一身，茫茫即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天荒虎不餓，肝人伺嶮阻。豺狼白雪出，諸村亂擊鼓。嗟予皮髮焦，骨斷折腰脊。見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不堪充虎餓，虎棄亦不取。

道旁見遺嬰，憐拾置擔釜。賣盡自家兒，反為他人撫。路婦有同聲，憐而與之乳。咽咽懷中聲，呶呶口中語。似欲呼爺娘，言笑令人楚。

這首詩寫逃荒的狀況，是何等的淒楚！何等的逼真！這是濰縣歲荒時，他親見的情景，所以寫來哀婉動人，像這樣寫實的詩，當然有他的文學地位。

繼逃荒行之後是還家行，寫逃荒後田家的情景，也是極為動人心魄的。詩是這樣寫的：

死者葬沙漠，生者還舊鄉。遙聞齊魯郊，數黍等人長。目營青岱雲，足辭遼海霜。拜墳一痛哭，永別無相望。春秋社燕雁，封淚遠寄將。歸來何所有，兀然空四牆。井蛙跳我竈，狐狸據我床……念我故妻子，羈賣東南莊。聖恩許歸贖，携錢負囊囊。其妻聞夫至，且喜

且徬徨。大義歸故夫，新夫非不良。摘去乳下兒，抽刀割我腸。其兒知永絕，抱頸索我娘。墮地幾翻覆，淚面塗泥漿。上堂辭舅姑，舅姑淚浪浪。贈我菱花鏡，遺我泥金箱。賜我舊簪珥，包並羅衣裳。

「好好作家去，永永無相忘。」後夫年正少，慚慘難禁當。潛身匿鄰舍，背樹倚斜陽。其妻徑以去，逸隴過林塘。後夫携兒歸，獨夜臥空房。兒啼父不寐，燈短夜何長。」  
這首詩寫逃荒後還家的悽苦，破舊荒殘的家園，有待重整；當年逃荒時贖賣的妻子，雖蒙「聖恩」得以贖回，却種下了另一樁家庭悲劇，讀之一字一淚，令人爲之酸鼻。像這樣風格高古的詩篇，直可上追漢魏，與蔡文姬的「悲憤詩」媲美矣。

在板橋的作品裏，充滿人道主義的色彩，是很好的社會寫實文學。自杜甫而後，能表現如此真切感人而生動的作品，可說只有板橋一人而已。板橋曾自述：「詩學三人，老瞞（曹操）與焉，少陵爲後，姬旦爲先。」（署中示舍弟墨）自唐而後，學杜者何其多，也出現很有寫實意味的社會文學，但那些作家大半沒有身臨其境的生活體驗，只憑同情心的構想，畢竟是隔着一層。板橋爲人疎宕灑脫，天性純仁，由於這種先天的資質，和後天的修養及際遇，瞭解下層社會的實況，對勞苦民衆，有豐富的同情心，故能寫社會黑暗面，哀婉動人，悽楚排惻，以期經世教化，改善人民的生活。

（晚年蕩滌埃塵，曠達清關。

乾隆十四年，板橋辭官歸里，臨行時畫竹別灤縣紳民，題詩寄意說：

烏紗擲去不爲官，囊裏蕭蕭兩袖寒。

寫出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

以板橋疏放的性格，不適於官場上「奔走當塗」的逢迎，最後又因賑災事忤大吏，罷官而去，時年五十七歲。爾後隱居揚州，賣書畫度日。他初返揚州畫竹第一幅的題詩說：「二〇年前載酒瓶，春風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種揚州竹，依舊淮南一片青。」儘管歲月人事皆改，而板橋率真的個性却是不變，後世把他列爲「揚州八怪」之一，大概是古今以來，像他這樣愛憎能作青白眼，「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註五）的性情中人極爲少見，故以爲可怪吧！

板橋晚年的作品如村居：

霧樹濛濛叫亂鷗，濕雲初變早來霞。

東風已綠先春草，細雨猶寒後夜花。

村艇隔烟呼鴨鷺，酒家依岸扎籬笆。

深居久矣忘塵世，莫遣江聲入遠沙。

生活間適淡忘，怡然自得。又如：

真州八首之一

江頭語燕雜啼鶯，淡淡烟籠繡畫城。

沙岸柳拖騎馬客，翠樓簾捲賣花聲。

三冬薺菜偏餽味，九熟櫻桃最有名。

清興不辜諸酒伴，令人忘却異鄉情。

題畫蘭詩云：

蘭花本是山中草，還向山中種此花。

塵世紛紛植盆盎，不如留與伴烟霞。

以我之心推物之性，俱得真趣。

另外在滿庭芳詞自述其老年情懷云：

草綠如秧，秧青似草，蒼盤畫出春田。雨濃桑重，鳩婦喚晴煙。江上斜橋古岸掛，酒旗林外翩翩。山城遠，斜陽鼓角，雉堞暮雲邊。老夫三十載，燕南趙北，漲海蠻天。喜歸來，故舊情話依然。提起髫齡嬉戲，有鬪盟未冷前言。欣重見，携男抱幼，姻婭好相聯。如此終老，便是人生一大快事。晚年的板橋，已是「豪華落盡見真淳」，其人格如此，其詩畫亦無一不是。

#### 四、結語

有關板橋作品的風格，在前文裏雖分三個階段來敘述，但從整體看來，我們可一言以蔽之——「文如其人」，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現的，就是一個「真」字，不虛偽，不藻飾，正和他的生活一樣，率真純樸，自由奔放。他固然沒有吳梅村的典麗氣，但也沒有袁子才的名士氣，他只是一個忠實的寫實主義者。從他的前後詩刻的作品、題畫題字以及應酬文字來看，都充分表現了他的風格和人格是一致的。

對於文學的觀念，板橋在後刻詩序中曾說：「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為，風月花酒而已。逐光景，慕顏色，嗟因窮、傷老大，雖剝形去皮，搜精抉髓，不過一豷壇詞客爾，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三百篇之旨哉！」他非常推崇「刻刻以天地萬物為心，以其餘閒作枯木竹石」的東坡居士，至於王摩詰趙子昂輩，則認為不過是唐宋間兩畫師耳，所以他曾譏刺說：「試看其平生詩文，何嘗一句道着民間痛癢？」由此可知板橋論詩文重在反映社會，裨國家，我們看他中年思想純熟以後的作品，即以描述民生疾苦，反映社會黑暗面為主，這正是他個人文學觀的表徵，希望透過自己的作品，期達「經世與教化」的目的。

在清初「摹擬仿古」風氣頗盛的詩壇，板橋能不為時俗所拘，秉其誠摯率真的個性盡力於創作，這種不泥古，不同今的精神，是值得我們衷心欽服和嚮往的。

註一：汪夫人去世時板橋僅三歲耳。據七歌：「我生三歲我母無，叮嚀難割襁中孤。登牀索乳抱母臥，不知母歿還相呼。」

註二：程子駿，名羽宸，年籍不詳，板橋曾有一首五古長詩題其黃山詩卷，由知子駿也是詩人，板橋中舉後不久得其資助，始往焦山全心讀書，故板橋在懷程羽宸詩的短序說：「余江湖落拓數十年，惟程三子駿奉千金為壽，一洗窮愁。」

註三：板橋治范縣，常親自下鄉探求民隱，曾有喝道詩紀其事，「喝道排衙懶不禁，芒鞋問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途進，慚愧村愚百姓心。」

註四：丙寅是乾隆十一年，西曆一七四六年；丁卯是乾隆十二年，西曆一七四七年。

註五：乾隆二十四年，板橋已六十七歲，拙公和尚勸他謝客，俾少作字畫，於是他自書潤例一紙說：大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兩為妙，蓋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現銀，則中心喜悅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餘欠尤恐賴賬。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

一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

任渠論舊論交接，只當秋風過耳邊。

## 二 詩學之來源、品種、成分及效用

### 參考書目

- |            |     |      |
|------------|-----|------|
| 1. 鄭板橋及其詩  | 台大  | 邱亮   |
| 2. 鄭板橋評傳   | 商務  | 王幻   |
| 3. 鄭板橋全集   | 漢聲  |      |
| 4. 中國文學發達史 | 中華  | 劉大杰  |
| 5. 中國文學批評史 | 明倫  | 郭紹虞  |
| 6. 隨園詩話    | 廣文  | 袁枚   |
| 7. 詳註鄭板橋全集 | 新世紀 | 雷瑒註釋 |

之惠動擢菜蔬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

THE EFFECTS OF VEGETABLES ON THE INCREASE OF...